

国别与地区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

周 烈

[摘要] 阿拉伯世界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恐怖活动等都是各大媒体最吸引人们眼球的重点新闻。最近,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变革似乎成了这一切的关键,成了阿拉伯世界诸多问题的重中之重。本文试图从阿拉伯人对民主的解读;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尝试;阿拉伯世界民主进程的瞻望诸方面对该问题作一初浅的探讨。

[关键词] 阿拉伯世界;民主进程;尝试与瞻望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6)01-0060-64

当今的阿拉伯世界,除了错综复杂的巴以冲突,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因由纷杂的恐怖活动以外,民主化进程亦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出于自身的各种利益,美国竭力在阿拉伯世界推行其所谓的自由民主,阿拉伯世界则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解读。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压力,阿拉伯国家正在作出艰难的民主改革努力和尝试。

一、阿拉伯人对民主的解读

布什总统在他刚上台时曾经表示,不会把美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但是“9·11”事件改变了这项政策。布什政府认为,这一事件的根源是阿拉伯世界不民主。他们认为世界各国都在向民主发展,唯独阿拉伯世界例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不但影响阿拉伯国家自身,也影响到了美国。经过认真的反思,美国政府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必须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

美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输出民主是着眼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约旦哈希姆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德南·哈雅吉纳在《阿美关系——利益与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利益是:第一,保证不让任何国家和任何外来霸权势力控制石油资源,保证阿拉伯世界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第二,保持阿拉伯世界目前这种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禁止任何可能导致亲美政权垮台的政治、

经济变化。第三,保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以色列免受来自阿拉伯世界或外部的对其生存的威胁。^[1]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在这样的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一直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民主输出,并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初提出了意在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22个阿拉伯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民主改革的所谓“大中东计划”。此后,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公开,调门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具体。

200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向美国士兵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军人从基地去伊拉克,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存在,总体而言,导致了民主的传播、促成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大选,并对在埃及实行变革造成压力。”布什说:“在中东心脏地带建立起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大大挫败专制和恐怖势力,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分水岭事件。”^[2] 2005年3月1日,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在回答中东民主变革是否起因于美国政策的激励这个问题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伊拉克选举——这得益于布什发动的进攻——是催化剂。^[3]

布什总统和新任国务卿赖斯在2005年1月首次明确提出“新布什主义”的轮廓。所谓“新布什主义”就是布什政府的“全球民主化”战略,即美国通过进攻性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手段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以此来保卫、促进美国的利益。1月20日,布什在第二

任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4]在2005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公开敦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他所在的地区率先传播民主。

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自由国家有帮助从伊拉克开始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义务。2005年5月7日晚，布什总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美国致力于在中东地区确立民主的价值观，因为自由是实现和平惟一正确的途径。”他还表示，民主将增强国家内部的和平，因此，有必要在埃及举行总统选举期间向其派出国际观察员。^[5]2005年4月8日，布什在参加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后，在从罗马返回美国的飞机上，向在场的记者们表示，美国在中东的长远战略就是传播自由和民主。^[6]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民主的概念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民主理论是当今世界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对民主的理解千差万别。阿拉伯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对民主的不同解读。在阿拉伯世界，怎样看待民主？怎样看待美式民主？伊斯兰教与民主是什么关系？民主能否解决阿拉伯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皆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复杂问题。

对于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民主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就是伊斯兰政治学中的协商。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主既然只是一种机制，而不是一种哲学，那么它与伊斯兰教并不对立。^[7]总体而言，大多数阿拉伯人皆认为，伊斯兰教不是反民主的，但伊斯兰教主张的民主与西方所宣扬的民主之间是有区别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人类的自由、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及立法等问题上。

伊斯兰教认为自由是人类的自然权力，自由权如同生存权，自由的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行使的。每个人都可有自己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能伤害他人或剥夺他人的自由。伊斯兰政治学中民主协商的意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平等。伊斯兰教尊重多数人在一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但在接受时，首先要证实，公议是否符合理性，而且必须符合个人和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健康。因此，阿拉伯人认为伊斯兰教中的公议是选举民主的一种完美的证明或惯例，伊斯兰教是倡导平等、正义、公平的，伊斯兰教与民主没有真正的矛盾。

伊斯兰教不排斥民主，阿拉伯人亦向往民主。然

而，对于西方民主，对于美国欲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对于西方世界要按西方模式对阿拉伯世界实行的民主改造，阿拉伯人是有着强烈的抵触和复杂的心态的。

针对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阿拉伯思想基金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2004年12月1日在第三届阿拉伯思想大会上指出，在当今充满变革的世界上，阿拉伯民族可以接受“变革文化”，但拒绝“文化变革”，因为“变革文化”是一种乐于接受和顺应变革的文化，也是阿拉伯民族固有的，而“文化变革”则是外部力量试图强加给阿拉伯民族的，其目的在于改造阿拉伯文化。^[8]许多阿拉伯人认为，伊斯兰民主是体现真主意志的真正民主，西方民主、美式民主根本不适合阿拉伯世界，因为美国推行民主化战略不是维护阿拉伯人的福祉，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美国其实根本容不得中东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它关闭伊拉克的反美报纸，要求卡塔尔政府关闭半岛电视台，虐待伊拉克囚犯等等都说明它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是一种伪善。

由于美国以暴力手段强行在伊拉克推行美式民主，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直采取偏袒以色列的做法，由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盛气凌人的其他种种所作所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把美国主导的民主化与美国霸权扩张等同视之，从而加深了对“民主改造”的抵触情绪，甚至激发起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形式不同的对立、冲突与反抗。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的伴侣，二者行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美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并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灾难。一位叫哈密德·纳吉布的阿拉伯漫画家，在《阿布扎比联合报》上发表了两幅关于民主的漫画，一幅内容是：一位貌似布什的美国人手中举着一块写有民主字样的牌子，站在其旁边的一位阿拉伯人对他说：“坦率地讲，你们所说的一切就意味着你们要用任何手段将我们消灭。”另一幅漫画的内容是，在一个关于人权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衣不遮体，手脚有伤的阿拉伯人在向记者们倾诉，他说：“他们把我关入民主的牢笼，用民主的锁链捆绑我，用民主的棍棒拷打我，用民主的刑具折磨我……。”^[9]

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顾问利亚德·纳阿萨博士认为，现在瞄准各阿拉伯国家首都的最危险的火箭就是“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一种伪善，它从本质上是要彻底摧毁真正的民主，摧毁阿拉伯伊斯兰的思想体

系、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10]许多阿拉伯有识之士认为,阿拉伯世界有其自身错综复杂的文化、宗教、民族和历史因素。阿拉伯国家需要建立适合本地区文化特性和情况的民主,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需要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进度迈向民主。此外,阿拉伯民族有责任和义务首先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5年7月4日在非洲联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明确指出,民主应是渐进的。这实际上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共识。因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的“善行”非但没有减少冲突,反使贫富悬殊拉大,民族矛盾加剧,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事实上,许多东西不是发展中国家想学就马上能学到的,更不是能随意强加的。民主化有一个相当长的渐进过程,而且民主有很多模式,西方国家的民主也并不相同。事实表明,快速的民主化可能会破坏社会的平衡,助长极端主义的政治思潮,使激进分子和他们的组织靠着对西方和以色列的仇恨情绪而更加团结一致,甚至通过“大选”这一民主手段而获得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不仅是令许多阿拉伯执政者和广大民众担忧的事,也是令美国深感不安的事。

阿拉伯人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们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非常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观点:我们支持民主,但我们不支持让我们的人民挨饿的民主;我们支持民主,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明,有我们自己的特性,有我们自己的习惯。

二、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尝试

由于阿拉伯和穆斯林内部世界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渴望和呼声,由于西方世界,尤其是布什政府施加的种种外部压力,阿拉伯国家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民主改革尝试。各种来自政府的、团体的、民间的民主改革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些西方记者甚至乐观地用“风起云涌”来形容最近的中东民主运动。

2004年5月23日,第十六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通过了题为“改革、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文件。这份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民主的基础,加快民主的进程;要保护人权,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扩大民众在政治、公共事务中的参与;要加倍努力,继续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发展进程。^[11]这份文件表明了阿拉伯国家首脑们中间有着实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意愿和压力。

2005年3月30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世界改革”年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阿拉伯地区加强民主、协商、合作的基础,是阿拉伯政府和人民坚信不疑的一种战略选择。因此,改革的纲领必须来自内部的意志,而不能由外部强加,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阿拉伯社会的特性和不同的条件。政治改革是加强民主基础的关键。他坚信言论自由是社会复兴、民主振兴的基础,是执政的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途径。^[12]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更是在埃及社会“够了”呼声的压力之下,穆巴拉克总统要求人民会议和协商会议修改埃及选举法的第76条,特别是关于国家总统选举方法的内容,并宣布允许多名候选人参选总统,从而为埃及在直选问题上放松了闸门。尽管穆巴拉克仍在大选中获胜,但这次选举在埃及政治生活的现代历史中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应该是在阿拉伯世界民主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巴夏尔·阿萨德在接受西班牙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时表示:叙利亚很快就会见证多党制阶段的来临,见证新的选举法,见证民间的报纸、电台和电视等一系列的政治、媒体、经济开放举措。他表示:要对自1947年4月7日复兴党成立58年以来未作任何改动的党章进行修改。不仅要重新审视党在行动中的一些错误,更要审视使党处于思想僵化状态的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除了阿萨德总统在2005年3月6日宣布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外,叙利亚还采取了另外两个特别令人关注的步骤。一是叙利亚外交部向驻外使馆发出通知,允许向所有在国外的叙利亚公民发放或更新护照,从而允许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所有人员回国。这一举措在叙利亚在国外的反对党中获得了良好的反应。二是释放了312名因在足球比赛期间闹事而被拘禁的库尔德族人,并允许库尔德族人在贾拉尔·塔尔班尼被推举为伊拉克总统时在大马士革集会。^[13]这一切无疑是叙利亚在民主改革中的积极举动和大胆尝试。

2005年4月19日,科威特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破天荒第一次允许妇女参加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市政厅选举。这是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迈出的又一可喜的步伐。科威特妇女认为,这一天是历史性的时刻,它是科威特妇女经过长期斗争后取得的胜利果实,也反映出科威特人民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和渴望。经过努力,科威特领导机构中已有11%的职位由妇女担任,其中包括副部长、大使、大客户经理、大学校长等。科威特妇女同时还表示,她们不会满足于已取得

的一切,她们将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要求妇女的权利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

在尊重妇女、尊重妇女的权利这一问题上,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中表现较为出色的。国王穆哈迈德六世自1999年登基以来,一直关注妇女的生存状况,关注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在他的授意下,摩洛哥对《家庭法》作了修订。新的《家庭法》规定,男人只有在第一位妻子不能生育,并征得她的同意后,才能娶第二位妻子。这等于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新的《家庭法》还规定:夫妻之间离婚要由法庭决定,丈夫不能随意休妻。在离婚时,女方有权要求得到夫妻共有财产的一半,有权要求做子女的监护人。这一规定使男人不得不认真对待离婚问题,从而也使离婚率大大下降。据官方统计,2003年,摩洛哥的离婚总数为3.75例,2004年实施新的《家庭法》后,下降为1.05例。新《家庭法》还将妇女结婚的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同时规定,女性可以在不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结婚。在摩洛哥,女议员已占百分之十,担任法官、军官、部长等要职的妇女也不在少数。^[14]

此外,2005年1月30日成功举行的伊拉克民主选举,则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触动。此后,巴勒斯坦举行了选举;沙特阿拉伯举行了建国以来的首次地方选举;黎巴嫩爆发了争取民主和摆脱外国势力影响的街头抗议……,这一切都表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虽然艰难,但却在进行着种种尝试和探索。

三、阿拉伯世界民主进程的瞻望

民主政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变革之风既然已经刮起就不可能停止。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由于各种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将会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但由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目前所处的复杂局面,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变革之路将是漫长的、曲折的、荆棘丛生的。

首先,目前出现的令美国欣喜的“阿拉伯之春”现象,更多地是美式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的尝试,是美国用各种手段干预的结果。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这种现象并不持真正的欢迎态度,而是抵触的。布什政府试图用“大中东计划”来实施其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但阿拉伯人对此却毫不买账。一些人甚至表示,宁可被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也不愿接受美国式民主。东盟秘书长穆萨曾公开表示,除非美国致力于

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恢复伊拉克稳定,否则阿拉伯国家不会支持“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人认为,民主制度不能靠枪杆子在一夜之间建立;西方民主也远非治疗中东地区种种顽疾的灵丹妙药,反而有可能使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危险。这种心态将使美式民主的推广受到更大的阻力和更顽强的抵抗。

其次,从政府到民间,从阿拉伯世界到西方世界都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即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的壮大,世俗力量的削弱,甚至导致极端势力上台,从而重演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期的那种倒退。英国《金融时报》驻耶路撒冷分社社长哈维·莫里斯指出,如果这个地区目前的事态发展预示着走向更加民主的中东,那么美国就可能不得不承认,它将包括伊斯兰主义的存在。因为民主中的麻烦是,由于选择是自由的,选民们往往会作出“错误”的选择,无论他们作出的最好选择是什么,都将会对现状提出挑战。在中东许多地方,这就意味着选择伊斯兰主义。莫里斯的结论是,如果美国试图将自由的推广仅限于输出没有伊斯兰的美国式民主,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15]

许多阿拉伯有识之士认为,如果你不考虑政权的正当性,不坚守程序的正义,奢谈民主,就正好助长了恶棍的气焰。对民主政治认识的过分天真,盲目冲动地追求所谓的“民主”,导致的将是更严重的不民主。事实上,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被美国“解放”的新伊拉克要比复兴党政权时期更受宗教和保守势力的左右。在巴勒斯坦,具有穆斯林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特征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显示了从未有过的人气。在黎巴嫩,什叶派的真主党也在显示出越来越重的份量。在埃及,长期受到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很可能重新赢得合法地位。事实证明,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预料它将会结出什么果实。种种迹象表明,民主变革似乎正在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新的更激烈的动荡。

再次,现代化要先于民主化,民主的发展如果超越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而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那么这种期望值就很可能引发社会爆炸。西方的民主是经历几个世纪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不是通过人们的意愿来实现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使思想、观念、行为、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为民主准备好了松软的土壤,民主才能水到渠成。而目前的阿拉伯世界却面临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经济发展落后及因此而导致的失业、人才外流、贫富差距拉大等一时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阿拉伯学者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博士直言不讳地指

出,阿拉伯人民生活在危机、窒息和政治、文化、社会、宗教冲突的旋涡之中;生活在贫困、恐怖主义、落后、文盲的旋涡之中。今天的阿拉伯人面临着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和谐,面临着传统与变革的生活的双重性,面临着科学与愚昧、面包与民主、信仰与自由、失望与希望的矛盾与冲突。^[16]

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有6200万人(占总人口的22%)生活在每天仅一美元的标准以内,有1.45亿人(占总人口的52%)每天的收入只有2-5美元。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负有沉重的债务。阿拉伯世界的失业率是20%,文盲人数达7200万。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总人口已达三亿,其中年轻人占53%,每年需要提供31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导致阿拉伯资金严重外流和外来投资的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失业。而这反过来又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的加剧。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更使这种恶性循环雪上加霜。战争已使埃及、约旦、苏丹、也门、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不仅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大量资金外流,而且导致大量的人才外流。据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劳工组织的统计,阿拉伯国家的高校毕业生中,有50%的医科毕业生,23%的工科毕业生,15%的理科毕业生流向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有54%的阿拉伯留学生不回国工作。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没能在建设真正的民主中获得成功,也没能在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获得成功。^[17]

曾有美国学者指出,现时阿拉伯国家严重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在很多年后仍然会影响该地区内的稳定。这会扼杀短期和中期民主改革的机会。不论外部的作用如何,中东社会都将深受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困扰。事实上,否认民主的不同形式或所需要的文明的土壤是滑稽可笑的。世界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事实告诉人们,是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民主的实现,而不是民主的实现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将受到其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严重困扰。

此外,巴以争斗,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阿拉伯国家联盟作用的大大削弱等也将从不同的层面影响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

综上所述,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进程不会停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中东民主化问题

的复杂性,也并不等于这里的民主化进程注定会裹足不前。只是其前景并不乐观,其道路并不平坦。阿拉伯社会有着延续千年的独特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系的政治游戏规则。阿拉伯国家只有走自己的路,通过弘扬本土文化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实现政治制度的本土化,努力发展经济,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真正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逐步实现符合阿拉伯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能够被广大阿拉伯民众所接受的民主。

[注释]

- [1] 阿德南·哈雅吉纳:《阿美关系——利益与原则》, <http://www.aljazeera.net>, 2004年10月3日。
- [2] [6] 艾哈迈德·卡米尔:《华盛顿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的矛盾立场》[N],《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4月26日。
- [3] 《布什“民主攻势”将加剧中东动荡》[N],《参考消息》2005年3月4日。
- [4] 牛新春:《从“颜色革命”看“新布什主义”》[N],《参考消息》2005年4月14日。
- [5] 《布什呼吁同盟国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N],《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5月9日。
- [7] 扎基·塔海勒·阿尔约:《伊斯兰运动与民主》, <http://www.balagh.com/islam>, 2005年4月27日。
- [8] 《阿拉伯专家强调阿拉伯民族拒绝“文化变革”》,新华网, www.investchina.com.cn。
- [9] 《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4月18日。
- [10] 利亚德·纳阿萨:《专制的民主》[N],《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4月29日。
- [11] 《改革、发展、现代化进程》, <http://www.aljazeera.net>, 2004年10月3日。
- [12] 穆巴拉克:《阿拉伯世界改革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http://www.ndp.org.eg>, 2005年3月30日。
- [13] 贾米尔·吉迪:《叙利亚的内部改革和政治开放运动》[N],《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4月19日。
- [14] 《新家庭法确定摩洛哥的男女平等》[N],《阿布扎比联合报》2005年4月2日。
- [15] 哈维·莫里斯:《美国可以从播种民主中收获什么》[N],《金融时报》2005年3月5日。
- [16] [17] 阿卡杜拉·艾哈迈德:《真主啊,保佑我们的民族吧!》, <http://www.alwahdawi.com>, 2005年3月10日。

作者简介:周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05-10-13

修改日期:2005-11-09

World Economics

54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he IMF and Its Reform

by Huang Meibo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he IMF is composed of quota and voting right. This mechanism make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rol most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IMF. After 60 years' running, the world economy has changed a lot, but the IM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has not changed much. So the reform of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IMF refor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quota system and the voting mechanism in the IMF,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gives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Countries and Regions

60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by Zhou lie

The Arab world has been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he Iraq War, terrorist activities are all eye-catching news in world media. Recently, it seems that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Arab world has become the most outstanding issue, the key to the solution of all other issues in the Arab world.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issue in terms of Arab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cy, the attempt of the Arab countries in democratic reform, and the prospect of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65 From “Civilian Actor” to “Strategic Actor” — On the Danish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by Wang Lianhe

Denmark is a special country. On the one hand, Denmark keeps long-term neutrality as its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it is the country which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EU in the Scandinavian Peninsula, there ar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it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s well. With the changes in security enviro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Denmark has demonstrated initiative in its foreign policy. After “9·11”, Denmark carries out more aggressiv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us transferring itself from a “civilian actor” to a “strategic actor”.

70 On the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Trade Strateg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y Yan Jiany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carried out a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trade strategy since 2001. On the one hand, the US has pushed forwar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talk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TO in order to forc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open their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has also strengthened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s and has achieved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trade strategy is essentially a policy of trade hegemonism. It will not only hinder the normal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but also do great harm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75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y Wang Qianjun

Since environmental issues pose real and potential threats to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Russia has recognized environmental problem as security problem. Environmental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refore, Russia has conducted multi-dimensional multi-lay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regard. However, Russia'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trategy is constrained in practice by factors such as 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